

在巴楚别墅区里居住着一群靓丽的富婆，在别人看来，她们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为幸福的一个阶层，美容、购物、打麻将、赌彩球、玩男人……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。但是有多少人知道，她们其实很痛苦；很无奈；很空虚；很浮躁……可喜的是这群富婆后来觉醒了，她们走出城来，城外的阳光格外灿烂。

丽人出城

LI REN CHU CHEN

吉君臣 著
珠海出版社



丽人出城

LIRENCHUCHEN



吉君臣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丽人出城 / 吉君臣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7.6

ISBN 978-7-80689-691-4

I. 丽… II. 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 064978 号

丽人出城

作 者: 吉君臣

责任编辑: 姜 蓓

封面设计: 冯建华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1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印 刷: 韶关市科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6.25 字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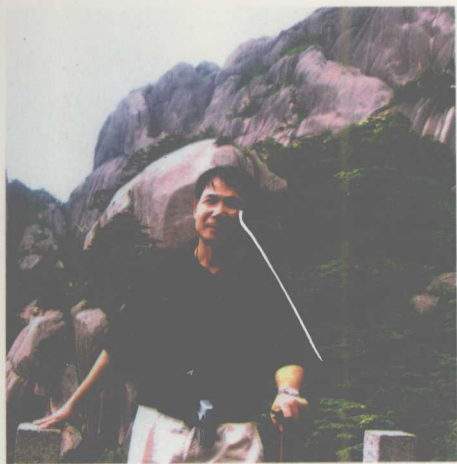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691-4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吉君臣 海南东方市人。军事院校毕业，军官出身。主要作品有《道在天涯》《市长的女儿》《断桥》《第一次》《窗外阳光灿烂》《春天不再》《官道》《等待今天》《名画欣赏》等中短篇小说二十多部(篇)和《天池情韵》《五指山红叶》《五指山大峡谷漂流散记》《五指山情》《茶境》《外公刘开汉》等散文随笔二十多篇。现为海南作家协会会员。

01

无聊，是很无聊的那种。

老司徒文荣在他的卧室里上网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妇裸聊，他们聊得很投入。

我是很少走进老公卧室的。老公卧室里的卫生有保姆打扫。他想要做爱，他会到我的卧室来。我平时是很懒得去管老公的闲事的，只有他在网上和那位年轻漂亮的少妇裸聊影响我睡眠时，我才走过去敲他的门。他比较敏感，当然也可以说自觉，每次听见我敲门时，他会马上把电脑旁音箱的音量调低。

我是从心底里讨厌老公的。我很想离婚，但是离婚不一定比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好，起码女儿司徒丽莹有一个完整的家。维持这个状态，我就不用愁没有钱买高档衣服，高档化妆品，去高档美容院消费，更不用担心没有钱交物业管理费和手机费，有机会出去找个男人玩一玩也不用担心该由谁来买单。

我就先这样过下去吧。虽然想起老公在外面包养情人、泡“鸡”，回家了还要上网裸聊、做爱，心里总是有一种恶心的感觉。但是社会发展了，他有他的生活方式。我打算暂时容忍他。现在的策略是走一步算一步。陈虹丽说了，我继续如此容忍下去，老司徒文荣有一天会把我给甩了。但是我真的不在乎，况且我又能怎么办？

我常常自我安慰：命运对每一个人来说，都是公平的。不公平的是自己制造出来的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有所得，必然会有所失。我就是这样想着，因此我活得并不算累。

陈虹丽老是骂我，也有她的道理。不过就目前来说，我只能这样，我别无选择。

陈虹丽对我说，如果太无聊了，就打电话。她说要带我去富婆俱乐部玩。有时候我也想去看一看。但是坦白说，我有这个贼心，没有这个贼胆。我是害怕如果我跟陈虹丽去了富婆俱乐部，一旦被司徒文荣知道了，来个抽丝行动，那结局及其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难于预料了。

女儿司徒丽莹打电话回来说，这个月她不回家了。学校选她参加体操舞比赛，每天课余时间和星期六、星期天都要练体操舞。女儿在贵族学校读初中三年级。她学习成绩很好，从初中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，各科成绩在全年级排名中，一直在前五名。她的英语成绩更好一些，在初中二年级就已经很流利地用英语和外国人对话了。初三上学期，她已经翻译了一本童话故事书，评价不错，销路也很好。

女儿很懂事。每个星期五下午下课后，我都开车去接她回家。星期日下午，我再把她送去学校。每次回家，女儿都非常注意观察我和老公的情感变化。她在家的两天里，如果都不见她爸爸的身影，她会给她爸爸打电话，很认真地问，为什么星期六、星期天都不在家陪妈妈？老公当然会找很多借口，比如说自己很忙，放假了客户才有时间出来谈生意等等。我当然也不想让女儿知道我和老公关系在零点以下，所以也就帮着老公说谎话。

对于女儿的教育，老公是不计成本的。从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起，到小学六年级，他一直请了两个高级教师，给女儿当家教，一个教语文，一个教数学。老公还请了一个澳大利亚籍老师，星期六、星期天教女儿英语。女儿上了初中，他就把女儿送到贵族学校封闭教育。可以肯定，老公是疼爱女儿的。实际上，为什么到现在，我还能够如此容忍老公，考虑到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

女儿被挑选参加学校体操舞比赛，我当然同意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是不想女儿在回家的时间太多。女儿长大了，她在家的时间多了，自然会发现我和老公的关系。这样肯定会影响她的情绪，从而影响她的学习成绩。

我必须先撑着，走一步算一步。

03

陈虹丽打电话约我出去玩。

陈虹丽的老公吴江城和我老公一样，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。经营热带产品进出口生意，总资产有几千万元。陈虹丽的老公吴江城也是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包养情妇，很少在家。陈虹丽说，她的老公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和她做爱了。

我和陈虹丽是同病相怜。

我的老公司徒文荣做的是药品供销生意。公司名称叫海南荣荣药品供销总公司，有两个下属分公司。所谓药品供销公司，就是专门给医院供应药品。说白了，是一个中间商，年利润三百多万元。

陈虹丽以前对我说过，她包养了两个小白脸。她说，她每个星期都分别和两个小白脸各玩一次。她说，如此一来，她的生活就过得很快乐。如此一来，她就差不多和老公吴江城打了一个平手。

我曾经问过陈虹丽：“吴江城知不知道你包养小白脸？”

陈虹丽说：“直到现在为止，吴江城还不知道我养小白脸。不过他可能知道我去过富婆俱乐部。我尽量不让他知道。但是即便知道了，我也不在乎。算起来吴江城还是赚我的便宜。吴江城从玩女秘书，到玩公司部门的女经理和女员工，还嫌不够，还要到外面包养情妇，还要去泡妞。你给我算一算，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呢？”

我说：“谁叫我们是女人？”

陈虹丽有点不服气地说：“我和吴江城比起来，是小巫见大巫。吴江城要离婚吗？可以啦。财产平分，我养儿子。儿子吴南楠现在还在加拿大读书，按照《婚姻法》，离婚夫妻双方有共同抚养子女的义务。如果离婚的话，吴江城得给我一笔抚养儿子的经费，如此算下来，我分割走了一多半财产，吴江城愿意吗？”

我强调说：“我们是女人，还是不离婚为好。我们巴楚别墅区里的富婆们，个个都只会玩。换句话说，除了玩麻将，玩彩球，玩男人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
陈虹丽说：“现在会玩就够了。这是命运。你以为谁都能住进巴楚

别墅区来的吗？你不要怕啊，你的情况和我的差不多。你别老在家里闷着，要抓住机会多玩，不玩白不玩。”

我常常被陈虹丽说得心里痒痒的，有时候也动了出去包养一个小白脸的念头。但是都被妈妈长期以来的正统教育给拉住了。

陈虹丽在电话里说：“出来玩啦，别老在家里闷着。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那就去吧。”在夜里，我和陈虹丽出去玩，这是第一次。

陈虹丽高兴地笑了。

我对陈虹丽说：“我们只出去走一走，不要开车。”

陈虹丽说：“好啦，不开车，就出来走一走。”

陈虹丽之所以高兴，这是因为她老约我出去玩，我老不出去。按照她的说法，她一定要“改造”我，把我“解放”出来，让我从此不再郁闷。

我和陈虹丽约好在巴楚别墅区门口见面，然后一起去逛夜市。

我走到巴楚别墅区门口时，见陈虹丽已经先我一步在门口等了。

陈虹丽穿一件粉红色上衣，很透明，胸罩看得清清楚楚，配件黑色短裙，脚穿皮凉鞋，看上去很挺，很性感，很多男人的目光都给她吸引过来了。

我问：“我们往哪边走？”

陈虹丽说：“先往南大立交桥方向走，再逛海府路，那个地段热闹。”

我和陈虹丽走得很慢。陈虹丽一边走一边教我如何识别“鸭”。陈虹丽说的所谓“鸭”，就是男妓。

陈虹丽说：“‘鸭’其实长的不一定很帅气，但是他们的性功能都很不错。现在的‘鸭’不一定在宾馆，娱乐场所。他们已经和‘鸡’一样了，都租有套房，都要到外面来拉客，这是中档次的‘鸭’。一般来说，走到外面拉客的‘鸭’，质量都不是很高。要找高质量的‘鸭’，还是要到五星级以上的宾馆找比较好，因为没有一定的档次和品味，他是不敢到高级宾馆来做‘鸭’的。”

陈虹丽很懂行。她说，她包养的两个小白脸，如果精神状态不好了，她就会到宾馆去找“鸭”玩。

我和陈虹丽走到明珠广场时，陈虹丽问：“要不要去按摩？是裸体按摩。异性和同性按摩随你点。”

我有点好奇心。我说：“可以去看一看。”

陈虹丽把我带到机场东路一幢大楼的第二层，楼上有一个很宽大的露天阳台，阳台上竖立着“梦幻美容保健馆”几个闪着五彩灯的大字。我和陈虹丽才上到台，司仪小姐就迎了上来，微笑着说：“欢迎两位小姐来到我们梦幻美容保健馆。”接着把我们带进美容保健院的大堂，请我们坐在沙发上。我们才坐下，就有一位少爷端上来两杯咖啡。

陈虹丽对司仪小姐和少爷说：“我们先看看，你们先忙你们的。”

服务小姐和少爷很有礼貌退了下去。

大堂里不断有男人和女人从按摩房里走进走出，刚出来的男人女人，先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小憩。从他们的脸面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刚兴奋过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精神状态都很好。

陈虹丽小声问我：“要不要按个摩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还是改天吧。”实际上，我心里也想按摩，但是思想还是没有准备好。

陈虹丽说：“那你就先回去，我想放松一下。”

我点了点头说：“你一个人玩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从梦幻美容保健馆出来后，我的脑海里，不断浮现出那些刚从按摩房里走出来的男人女人。我得承认，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。

我回到家时，已经是十二点多钟了，老公还没有回家。他多半已经和刚招聘的女秘书跳舞去了。

04

白天更加无聊。

保姆去超市买菜回来。我原来叫她送几件干净的衣服和一箱酸牛奶去学校给女儿，然后把女儿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来洗。但是我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了，就开车和保姆一起去学校。

女儿阿莹瘦了一小圈。阿莹说，他们练习跳体操舞很辛苦，教练是艺术学校的舞蹈老师，要求很严格。教练说，再苦再累也一定要拿到奖。在贵族学校读书的学生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那些孩子平时没有吃过苦，因此在练跳体操舞时都喊苦。教练不能一下子加大难度，采取

渐进式的方法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对女儿来说，都是一次不小的压力。女儿瘦了，我想该是一件好事。

我对女儿说：“阿莹你要吃得了苦，这是锻炼吃苦耐劳的一次机会，也是锻炼意志的一次机会，千万别打退堂鼓。”

阿莹说：“妈妈你放心，我一定吃得起苦的，一定要为我们学校拿到奖。”

我知道阿莹的性格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做则罢，要做就一定做好，这一点像她爸爸。

从贵族学校出来，我先把保姆送回家，然后开车出去兜风。

我开车兜风到东线高速公路路口时，把车停了下来。我突然想去博鳌水城打一场高尔夫球。我打电话给陈虹丽，陈虹丽说，她已经和小白脸五弟在金银岛大酒店开了房，两个人正在洗澡。她现在想玩男人，不想和我去博鳌水城打高尔夫球。她在电话里，还对我说起了昨天晚上她在美容院按摩的风流韵事。她说，为她服务的那个 23 号男生很棒。不过她也没有忘记把我“解放”出来。

陈虹丽说：“你要开放啊，你不敢迈出那一步简直是自己累了自己。现在的男人，没有几个值得女人为他们守节。为他们守节了，他们反而笑话你傻。”

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已经三十五岁了。我除了钱之外，我还有什么？而钱并非是我赚来的，这些钱，是因为我天生一张漂亮的脸蛋，加上一个姣好的身材，使得司徒文荣甘愿当俘虏，甘愿为我赚钱。然而有了钱以后，我发现其实我很穷，穷到只剩下钱了。但是我不能没有钱，没有了钱我还有什么？

我有些不甘心。我又打电话给史而复太太和林明瑶，史而复太太说，天气太热，不想打高尔夫球。林明瑶是李天明的二奶，她不像我们那样我行我素。林明瑶说，她在巴楚别墅区娱乐中心打麻将。诸江平好玩，本想打电话给她，但又怕诸江平也拒绝了，那才自讨没趣，就不再打电话了。我决定自己去博鳌水城，不打高尔夫球也行，就算去散散心。但是我正要开车上高速公路时，我看见老公的奔驰轿车从左半幅公路飞速而过，他的副驾驶位上，坐着他的第二任情妇张菲菲。不用猜，他们一定是去博鳌水城过夜。我心的深处不由涌上来几分厌恶感。我决定不去博鳌了，我调转了车头往回走，我不想和老公在博鳌相遇，那样会很尴尬的，也避免司徒文荣怀疑我跟踪他，即便我已经不在乎他了。

我也不知道是咋的，现在对“老公”这两个字很讨厌，甚至感到好别扭，以后我不想喊司徒文荣老公了，就直呼其姓名还显得合情合理一些。当然，也要看场合，在一些场合，还是要喊他老公的，一句话，看需要。

05

司徒文荣很早就起床，他把新招聘进公司的女秘书苏燕卿带去三亚玩。

昨天晚上，他问我，要不要一起去三亚？我说不去。司徒文荣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态，他每要玩一个女人之前，都要把我带去和这个女人吃饭、跳舞。以前我并没有猜透他为什么这样，后来我猜透了，司徒文荣把我带去和那些女人吃饭、跳舞，是想在那些女人面前，显耀自己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，从而用无言之语告诉那些女人：我爱老婆，决不想离婚。我司徒文荣和你玩，算是看得起你。我们玩归玩，永远都只能停留在性爱上，你不可以有非分之想。实际上，司徒文荣也是这样。我心里明白，司徒文荣之所以不和我离婚，是因为他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婆，长得漂亮，有气质，有素养，有品味，能带进出社交场所，很少惹是生非，能容忍他玩女人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年头，像我这样的女人已经不太好找了。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当他的工具了。他带女秘书苏燕卿出去玩，就让他自己去，他想玩谁他玩谁，只要不把财产划转到别的女人名下就行。

我睡到十点多钟才起床，感觉很疲劳，脸上也感觉很干燥。我拨通妹妹秋英的手机，叫她和我一起去美容院洗脸。

妹妹平时很忙，但今天是星期六，她有空出来。

我和妹妹到金巧巧美容院洗脸，十二点多钟才洗好，感觉脸面润滑多了。中午在明珠广场旁边吃肯德基。

我问妹妹秋英：“你姐夫在资金使用上是否规范？”

妹妹秋英说：“大笔资金的进出，都是我经办，到目前为止，姐夫对大笔资金的使用还是很规范的。至于平时小的开销，我很少过问。小的开销，姐夫先在出纳那里领取现金，过后才报账。”妹妹秋英停了一

会后说：“姐姐，我对你说实话，其实只要姐夫不把大笔资金转给别的女人就好，别管那么多，也管不了。现在有钱的男人都这样了。要知道适者生存这个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，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。”

我说：“是这样。你姐夫拿个三五万元给情人花是无所谓的。你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握大笔资金进出这个关口。”

我对司徒文荣已经无所谓了，实际上已经到了麻木状态。我所关心的是他的钱，当然我也有份的钱。

我对妹妹说：“你要自重，千万别给司徒文荣骗了。”

妹妹说：“姐姐你放心，我能把握自己。”

妹妹秋英能把握自己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。妈妈就生我和她两姐妹，她也和我一样，长得很漂亮，如果不能自重，那将坏了自己的将来。

司徒文荣什么时候回海口，未见他说。我也不想问。我希望他去得越久越好。

06

司徒文荣还没有回来。看起来苏燕卿还没有被他搞到手。通常情况下，他和女人出去玩，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回海口，因为星期一有很多业务需要他亲自处理。他还不回来，说明了不顺利。

我一个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。我看了一会儿电视，星期一白天的电视节目最没有看头。我从第一频道开始往下搜索，没有一个节目让我停留超过10分钟，我气得把遥控器扔到床上，起身下楼往别墅外面走。

我也不知道往那里走。但是当我觉得肚子饿时，城市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已经亮了起来。抬头看，我已走到了南航路路口。我走进一家快餐店，点了一份牛肉拼盘。不过还没有忘记修养，慢慢吃起来。吃到一半，才记起来保姆还在家等我吃饭。我赶快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告诉保姆我不回来吃饭了。保姆说，她见我的车泊在车库里，以为我要回来吃饭，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南风蛇炖山龟。我叫保姆要把菜都吃完，别放过夜。其实保姆知道我是从来不吃过夜的饭菜的。

吃好快餐，我往南航路走。不知不觉，我来到了“梦幻美容保健

馆”所在的那幢大楼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左右看没有熟人，就径直上了二楼。

我坐在大堂沙发上，心里总是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。

一位少爷走了过来，问：“小姐要喝点什么饮料？”接着就说了一大串品牌饮料。

我说：“随便。”

那位长得很帅气的少爷笑着说：“小姐您需要些什么服务？”

我很小声地说：“我想轻松一下。”

“是按摩？按脚？还是桑拿？”

“按摩吧。”我说。

“需要男服务生还是女服务生？”少爷说。

“女服务生。”我说。但是我马上骂自己虚伪。因为我心里明明想要男生服务，却违心地说要女服务生。

少爷或许看透我的心思，但是他很有职业操守，他只是对我笑笑，然后叫了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女服务生过来，问：“这位女服务生为您服务，您愿意吗？”他停顿了一下，观察了我的表情后说，“您如果不满意可以自己挑。”少爷用手指了指右边一个大房间，里面坐着很多打扮入时的青年男女。我这才知道当下这个行业如此红火。那天和陈虹来时，因为过于匆忙，什么都没有细看。

我说：“就这位小姐吧。”

那位少爷说：“但愿小姐在‘梦幻美容保健馆’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”说罢微笑地走开。

女服务生领着我来到了一间装修得很有情调的按摩房。房间里绿色的灯光下，有一张一米五宽的席梦思床，摆放在中央。床头和床尾的墙壁上，各挂着一幅画。床头的一幅是裸体摄影，裸女身材修长，很丰满，给人一种心动的感觉。床尾的一幅画是一个长得很粗犷的男人，裸露着上体，拥抱着一个全裸的美少女，斜靠在一棵椰子树上，男人的目光，火辣辣地看着美少女……我敢打赌，只要你是正常的男人和女人，走进这个按摩房，看到这两幅画，你一定会心神不宁。因为你完全能想像到，这对男女接下来会做什么？而且一定会疯狂无比……

我正看着两幅画出神，女服务生问我：“小姐您是裸体按摩，还是穿保健衣？”

“穿保健衣。”我说。

女服务生拿来一套保健衣，很薄，穿上去很舒服。

我穿好保健衣后，女服务生叫我躺在床上，她开始为我按摩。先从太阳穴起，慢慢往下按，手法轻柔。

“小姐是第一次做这种保健吧？”女服务生说。

我说是第一次。女服务生说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她对我说，一般像我这样的小姐到梦幻美容保健馆来，都是要少爷服务，而我还不迈出这一步。

我问她：“少爷的服务也是这样？”

女服务生说：“只要你需要，都是我们服务的项目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女服务生服务男顾客，男服务生服务女顾客。”

我说：“那今天委屈你了。”

女服务生说：“也有像您这样的女顾客，不过比较少就是了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不想说话。

女服务生问：“脱去衣服怎样？”

我说：“不用了。”我这是第一次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不像陈虹丽，按摩，包养小白脸，玩鸭，什么都来。今天我是在很无聊，且带着几分好奇心走进梦幻美容保健馆的。虽然没有什么越轨行为，但是除了司徒文荣和中学时代一个叫范石中的初恋情人之外，这是第三次给别人如此揉捏。

我是在十一点钟才离开梦幻美容保健馆的。我没有直接回家，我顺着海府大道走。人们匆匆忙忙从我的身边走过，没有人关心别人在做什么？想什么？他们都在忙碌，为了生活，当然也有人是为了社会。而我呢？无聊，空虚，无所事事。我认为最可悲的，就是我只能无所事事。

07

司徒文荣在晚上八点二十分才回到家。

司徒文荣问我：“吃晚饭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这么晚了，怎么可能还不吃？”

司徒文荣把保姆叫了过来，说：“我还没有吃饭，你给我简单做点吃的来。”

我说：“倒不如去宾馆炒两三个菜还来得快，且方便。”

司徒文荣说：“我今天不想吃宾馆的菜，想在家里吃。”

保姆只好赶快动手做饭去了。

司徒文荣很少在家里吃饭，每天都说有应酬。即便没有应酬，他也要和情人在一起吃饭。当然不只是吃饭，还要去小歌舞厅唱歌跳舞，喝洋酒。司徒文荣为什么不和苏燕卿在外面吃饭后才回家呢？我断定两个人在三亚玩得不一定快乐。我还断定，司徒文荣没能如愿地把苏燕卿搞到手。为什么不能如愿？司徒文荣在情场上从未失手过。是不是司徒文荣给出的价码不到位？这不大可能。在女人身上，司徒文荣从来都是出手大方的。特别遇见处女，包括老处女，他更是不惜代价。或许苏燕卿是一个传统型的姑娘，当然也不排除苏燕卿已经有了男朋友。但是无论哪一种判断，理由都不是很充分。我不想再往下猜测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。司徒文荣想怎样就怎样，我已经没有了兴趣。

“这些天怎么玩的？”司徒文荣走到我的跟前问。

“我能怎么玩？”我说。我心在想，这家伙是不是知道我去梦幻美容保健馆了。

司徒文荣走到我身后，轻轻拍拍我的肩膀，不说话。我认为他的这个动作有内容。但是我不管。我告诉自己，不必为司徒文荣伤脑筋，没有必要。陈虹丽说的一些话，这些天我想过了，有一定道理，当然不是真理。

“保姆还没有煮好饭？”我问。我想转移话题。

“待会儿我吃饭的时候，我想你能陪我坐一坐。”司徒文荣说。

我感到很奇怪，司徒今天很反常。

我说：“你和新聘任的秘书苏燕卿小姐玩得不开心？”

“一般。”司徒文荣说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不在外面吃饭？”稍停了一下，我接着说，“这可不是你的风格。”

司徒文荣眼睛看着我，没有要说话的意思。我也不想说什么。但是脑子里却在想着司徒文荣今天行为反常的缘由。

“司徒总吃饭了。”保姆在餐厅里叫道。

司徒文荣对我说：“我吃饭了。”

既然他刚才已经叫我在他吃饭时陪他坐一坐，我就成全他。况且在表面上我得对他好一些，因为我还需要钱。

司徒文荣吃饭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：“阿莹要参加体操舞比赛，我去看了，她瘦了许多。”

“瘦点好。”司徒文荣说，“你想要钱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说。司徒文荣是那类理解能力很强的男人。

“好，从本月起，你每月的开销增加到六万元，大件消费从你的专户走，莹莹和家庭的开销，还是和以前一样从家庭专户走。这样可以了吗？”司徒文荣说。

看起来他此趟三亚旅游真的很不顺利。因为司徒文荣每次在外面有不顺，回到家里他就想顺一些，寻找平衡，这是他的特点。

一直以来，我每月的开销是三万元，这是我的日常消费，这次加了一倍。我再叫妹妹秋英在我的车辆维修和油料开支上多划拨一些，再设法从我的专户中多拿一些，加上我私人“小金库”还有几百万元，钱的事情就不算是问题了。

我说：“还算可以。”

司徒文荣说：“今夜陪我。”

我问：“你不上网聊天了？”

司徒文荣不说话。其实他不想我把话题往他身上扯，其实我并非想把话题往他身上扯。因为我和司徒文荣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话题。他既然每月加了一倍的钱给我，总得没话找话聊上几句。说真的，我也闹不清楚为什么我会如此善良？他每月多给我加了几万元，我就有一种感恩的心态。要知道，这些钱也有我的一半。陈虹丽不是说，离婚了就各分一半么？我倒是应该叫妹妹秋英管好公司的资产才对，实际上秋英现在已经管得不错了，我的资产，司徒文荣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的资产，不对，这是公司的资产，也算是家里的资产，我就比较清楚。妹妹秋英在公司里当财务总管，我随时都能了解得到。

司徒文荣吃好饭后，就到我的卧室里来。他今天在我的卧室洗澡，司徒文荣平时很少在我的卧室洗澡。

司徒文荣玩的女人太多，性生活的质量不是很高，他上来不到几下子就下去了。我搞不明白，他的情人为什么能死心塌地跟他，一定和我一样，为了钱。

无聊，是很无聊的那一种。

我在网上和一个叫猛少爷的中年男人聊了一会儿天，觉得枯燥无味，就下线了。猛少爷把他的照片发给我，人长得很帅气，眼神中散发着智慧，鼻子很高且丰隆。命书上说，男人和女人的性能力是强还是弱，男人只要看鼻子，女人只要看嘴巴。鼻子高且丰隆的男人，性能力强。其实司徒文荣的鼻子长得也很丰隆，但性能力一般。可能司徒文荣是个例外，应该是玩女人太多的缘故。

上午十点钟后，我开车出去兜风。我把车开到西线高速公路，我想飙车。西线高速公路车流量少。我飙车是为了寻找刺激，至于警察把我阻拦下来罚款，我会一分不少把钱交给警察。但是罚款过后我又继续飙车。我是属于怎么刺激就怎么做的人。有时候我甚至生出怪念头：出一起车祸，但是不能伤到我，与我碰车的人最好是男人，不要造成重伤，皮毛而已。我的车和对方的车都受到重创，最好破烂不堪。我们都被交警叫去，从而开始了一场长达半年以上的调解、协商和赔偿之类的争吵，最后闹到法院，如此一来我就有事情做了。我这辆宝马轿车投了全保，输家是保险公司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我为什么有这种愚蠢的想法，但是我确实这样想了。我很无聊，我想寻找刺激。

我因为飙车，加上闯红灯，加起来被交警罚款一千贰佰元。很划算，疯狂了一回。

下午睡到五点多钟。猛少爷在网上给我留言说，晚上十一时后等我聊天。没意思，不理他。

手机上有个未接电话，是陈虹丽打的。我回拨过去，陈虹丽说她和小白脸五弟在南渡江海鲜城吃河虾，问我过不过去。我说想过去，但是不想当电灯泡就不过去了。陈虹丽笑哈哈地说，她马上给我找一个帅气的小白脸，看我要不要。我说还不要。如果想要的话我自己找。不过包养小情人，还不如找个“鸭”玩来得实惠，既没有感情负担，又可以不断更新。

晚饭以后，我闷在家里看电视。我想找人打麻将，但是那些富婆都